JI SHI JIN NIAN

【红白蓝】都市经典言情系列之“蓝”惊艳登场！

言情天后吴小雾倾情推荐

09年度最缠绵悱恻的寻爱之旅

爱在千回百转后，是否能够依然美好如初？



寂世锦年

NAYANWORKS

那焉·著

珠海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1
第八章..... 82
第九章..... 93
第十章.....103
第十一章 113
第十二章 122
第十三章 132
第十四章 143
第十五章 154
第十六章 165
第十七章 175
第十八章 187
第十九章 200
第二十章 212
第二十一章.....225
第二十二章.....236
第二十三章.....251
番外 263

第一章

晴绿此刻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她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心念一转，忙眯起眼睛低下头，嘴里喃喃道："隐形眼镜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呢？应该就在这儿啊……"一边强装镇定，转身，逃离。

沙发上姿势暧昧的一男一女同时扑哧一声，忍俊不禁。那男人衣领已散开，手从女人的曼妙曲线上收回，扯了扯领带后，微微一笑："白白给人参观了一回啊。"而身旁的女人也整理好了衣衫，蜷在沙发角落，吃吃地低笑："席川，那好像是顾清初的人呢。"

席川的眸内闪过几丝讶异，微微蹙起眉头，若有所思道："哦？就是让他冲冠一怒的那个红颜？"女人莞尔，点了点头。

片刻之后，席川已起身来到办公桌前，随手翻了翻文件，一旁的落地灯静静矗立，灯光倾泻而下，逆着光，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只听得他淡然的声音："纪璇，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

满室旖旎此刻荡然无存，那名唤着纪璇的女子微微一怔，似有些不舍，却也没说什么，只是起来拉开窗帘，随即拿起价值不菲的包包，说了句"早点休息"，便轻轻合上门走了。

此时，空荡荡的办公楼已近乎寂静，纪璇走到还亮着灯的财务室，半推开门，朝着那光线处漠然说了句："现在把东西送去吧。"接着，便扭头离开了。

财务室里唯一的人，便是刚刚尴尬万分的池晴绿。出了远差的顾清初特地打来电话，让她今日务必要把公司的财务报表整理出来，交去经理办公室。本以为这么晚了应该没人，却不想撞到这么一幕。后来仔细一想，那人定是刚刚从总部调回来的副总经理席川了。

自认倒霉吧，她叹了口气，拿起材料，硬着头皮再跑一趟。这次她学乖许多，先轻轻敲了敲门，听到里面低沉的一声"请进"后，才推开门。

门内的男人略一抬头，淡淡扫了她一眼，眼睛微眯，继而点头示意她将材料拿过来。

晴绿放下材料，不卑不亢地说一句：“那我先走了。”人还未到门边，背后就传来明显揶揄但却一本正经的声音：“隐形眼镜找到了吧？”

她越发感到窘迫，几不可闻地嗯了一声，便逃也似的出去了。出了公司的大门，晴绿才大大缓了口气，这就是被沸沸扬扬传了许久的新上司席川吧？模样儿倒真是不错。看样子啊，公司的女同事们又有事干了。她极淡地一笑，神色却带着几丝讽刺。

那边，寂静下来的办公室内，男人翻看着财务资料，笑意微微加深。还算不错，材料充分，脉络清晰，报告分析也是一针见血，没有拖沓和无用的官方说辞，几个问题的阐述与看法也颇有见解。他又翻了几页，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夹页里掉出几朵金黄色的桂花，小巧雅致，就仿佛刚刚看见的那个女子，淡淡的，却让人印象深刻，而末页右下角，三个方正楷体，池晴绿。

“池晴绿，晴绿？还真是拗口的名字，不好听不好听。”席川将双臂枕在脑后，十指交叉，眸光再一次扫过那三个小字，又似乎想到了什么，嘴角扬起一抹冷笑，“顾清初啊……真期待呢。”

这次父亲花了些力气将自己调回国内，目的在于清除环信集团内部的一些毒瘤。父亲迟迟不肯出手，意味着他不想唱这个白脸，而是等着自己羽翼渐丰，建立一些威望后，才开始行动。那他这个做儿子的，当然也得尽全力了。父亲提防向凯，可他，倒是更在意顾清初呢。在美国时便一直听到他的事，行事低调，做事决断，显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平静了许久的环信沸腾了，应该说是集团内的女职员们沸腾了，仿佛是品质优良的蜂蜜掉进一窝许久未尝鲜的超大马蜂窝，又似沸腾的水壶，咕噜噜地不肯罢休。

现任的股东兼总经理向凯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岁，不怒自威的长相再加上狠辣的行事手段，虽然一只腿瘸着，但却依旧让人不寒而栗，暗地里被冠上了个“董卓”的名号。刚刚加入的席川，则是另一个股东席朝阳的儿子，毕业之后便留在美国的公司协助父亲，几年磨炼后，

渐渐如一把宝剑散发出锋利的光芒，年轻有为，精明能干，唯一的缺憾便是身边一直红粉不断，但自古以来，这种桃色事件对男人来说，反而更会增添一些特殊魅力。

席川之前一直待在美国的总部，只有年末的集团聚会才会神龙见首，因而环信的女职员们虽久闻其人，但也只能感慨远水楼台不得月了。

这次的人事调动后，公司的十大型男之首毫无意外地由顾总监落到了席川身上。原因有二，相比亲切温和、低调有礼的顾清初，女人们无疑更喜欢散发着危险气息、挑战难度更大的席川；最重要的是，集团上下谁不知顾总监对池晴绿超乎朋友的照顾与关心，几乎不会看其他女人一眼。而这位席 Boss，虽然在美国便绯闻不断，但总归只是流连花丛间，并未有正牌女友，谁说得好，一切皆有可能。

环信集团人员众多，并没有和其他公司一样，禁止办公室恋情，反而鼓励内部解决个人问题，这么一来，公司上上下下的女职员们似乎都有机会草鸡变凤凰了。于是，办公室忽然就姹紫嫣红起来，连平时不怎么打扮的林小单都开始一天一套裙子。晴绿看着今天一身白裙飘飘的小单，真正感到了绝望。

“林小单，据说席总的口味不是清纯型，你也先打探清楚再行动吧。”晴绿一边把楼下刚摘上来的桂花插到瓶子里，一边打趣过来串门的小单。

林小单却并不在意，只是不怀好意地笑道：“你有了顾公子，自然是一心不闻窗外事啦。我们这些单身女同胞们看见帅气多金钻石男，荡漾下春心怎么了？”

她停顿了一下，有些疑惑地看着晴绿说：“不过，你怎么知道席钻石喜好什么口味？”

晴绿继续整着那些桂花，想起那日办公室里风情款款的美艳女人，微微一笑，反问道：“小单，你不是才刚和宁远眉目传情几天么，怎么这么快就转移目标了？我倒是觉得，宁远比较靠谱，对你也有意思，何况还是超级潜力股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小单咔嚓一声重重咬下大块苹果，恨恨道："对我有意思？我可是连续几天看见他和一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美女喝茶聊天呢，样子还很愉悦！"语气很有些酸意与不满。

晴绿大笑，了然道："原来如此啊，所以就故意对席钻石扮起了花痴？那你继续白裙飘飘吧，再飘下去，估计有人也该坐不住了。"

林小单嘿嘿一笑，脸上却是一红："谁稀罕啊，我还是喜欢席大帅哥！哎呀，午休时间快结束了，我回去上班咯。"话未毕，人早一溜烟跑了。

女人的小心机，大多为了喜欢的人才会使，无伤大雅。

此时环信高层的办公室里，席川正有些乐不可支地听着宁远的汇报，后背靠着绵软的椅子，唇边的笑意慢慢加深。

"宁远，老头子让你在这公司待了这么几年，要是知道你多了八卦这项潜质，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难过。"席川漫不经心地转着手上的黑色钢笔，笑着说道。

"哈哈，你是不知道公司的那群女人有多能耐，把我一老实巴交的人就这么逼成了狗仔队。就刚刚午休时间，明着暗着来打探你消息的可是前仆后继啊，害得我好好一顿美餐都不能享受。"宁远一脸的无辜，继而又愤然道，"你一来，害我连十大型男的排名都退出前三了，真是世态炎凉。"

席川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看来还是国内热闹啊，以后也不会寂寞了，哈哈。对了，有没有听到其他一些花边新闻？"

宁远疑惑，反问："指的什么？"

"来的前一天晚上，纪璇不知怎么找到办公室来，结果……咳咳，被一个财务的小姑娘看见了。"席川难得露出一些尴尬的神色。

"哦？哈，这么快就……嘿嘿，纪璇对你可真是费心哪，不过目前还没有新任经理金屋藏娇版的桃色传闻。"宁远一脸遗憾的样子，又若有所思，"财务部的？应该是池晴绿吧，那就难怪了，她一直不爱说话，也不大和其他人打交道。"

席川点点头："做财务是需要嘴巴紧些的人，看她的报表与资料分析做得也不差，是顾清初带出来的人？"

宁远点头，又露出神秘样："顾清初和池晴绿，可是公司传闻的中心人物哦，说什么样的都有，两人关系好得异常，可又不像是情侣，感觉倒挺像亲人，这可是公司近两年来一直难解的谜题啊。"说完，还摆出一副陷入沉思的模样。

席川看他越说越起劲，无奈地摇了摇头，停下手头不停转着的笔："你还是改行去挖花边新闻比较合适。好了，还是先谈谈正事吧。"

宁远这才收起了玩笑样，神色微凛："你这次过来，虽说挂的是副总的名号，可向凯那老狐狸一定还是千万个不情愿，估计接下来会有些什么动作了。"

席川放下手中的笔，微微敲着桌子，冷笑道："意料之中，我还就怕他不闹出些动静。"

莫说身经百战的向凯，便是稍微心思通透些的人也看得出来，接下来环信可真得热闹些日子了。

"但真要让他下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况，你不觉得席伯伯对向凯有些过分纵容了……"宁远的话刚到嘴边，却又适时止住。

席川抬头望了他一眼："怎么？"

"那个传言……你该知道的。"

席川不语，心下却了然。集团刚起步时发生的那件案子，公司被抓进去好几个高层，父亲有惊无险，私下却流出各种版本的传言。比如，向凯之所以从当初一个中层迅速爬到顶峰来，也是因为知晓了一些内幕等云云。

"那么，你又查出些什么了。"

宁远抬眼看了看对面的这个心思难测的男子，微微叹气，却还是缓缓开口："其实，席伯伯应该最清楚了。"言下之意，你是他的儿子，尽可以去问他事实的真相。

一贯如幽深寒潭的清眸起了几丝涟漪，椅子边的手微微握成了拳，席川低下头，张了张口，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换作一声微微的叹息。

其实，就连自己也不相信父亲完全与那无关吧。不然，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提起那段往事，也不准任何人说起？

宁远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算了，过去的事情，你我都管不了……"

他知道，席川这个样子，一定又是想到了乔之凉，于是转开话题，用轻松的语气说道："喂，说到纪璇，是不是那库伯集团纪傅的千金？"

席川这才抬起头，不置可否地笑笑："你可别装孤陋寡闻了。"

宁远一脸的灿烂，嘿嘿干笑两声，继续发挥八卦秉性："原来如此，不错不错，纪氏的财力可不容小觑。不过，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勾搭上的？"

早秋的薄暮，微光浮游。

下班后，晴绿并不急着离开，错过堵车的高峰时段后，才起身下楼。

夜色如水，秋风渐起，空气中飘来的桂花香让人心旷神怡。

晴绿来到约好的餐厅，透过落地大玻璃与袅袅的雾气，看见里面的季节与顾清初。

温馨的麦穗黄灯光打在他们四周，季节一件鹅黄的短外套衬得本就白皙的肤色益发水嫩，正笑意盈盈地从顾清初手上接过一个精美的礼物袋。顾清初着浅灰的V领毛衣，露出里面水洗白的衬衫，两人俨然如热恋中的情侣。

晴绿为脑海中冒出的"情侣"二字愣了愣。

玻璃窗内，人们低声浅语，笑意盈盈；玻璃窗外，行人步伐匆匆，面色疲倦。

晴绿用手拉了拉腮边，努力展开一个笑颜，才慢慢走了进去。要微笑，这样他们才不会担心自己。

来到季节身边坐下，晴绿笑着打趣道："小情侣出来约会，叫我这个灯泡做什么？"

顾清初浅浅一笑，不以为然。季节却是小脸一红，目光盈盈。晴绿看在眼里，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自己是不是又耽误清初了？

顾清初眸光微扫，皱了皱眉头："都起风了，怎么还穿这么少？"

晴绿似没听见，倒了杯水咕噜喝下，半晌才抬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找个老婆？"

顾清初一噎，无言以对，低头吃菜。

一旁的季节笑笑，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晴绿，你就别和他搭腔了。喏，这个拿去，回去好好看看，很有好处的。"

晴绿接了过来，看了看书名——《佛与众生的对话》，莞尔道："得了得了，我干脆出家算了。这一本一本下来，我可比释迦牟尼还要厉害了。"她敛了敛眸，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些不快，"再说，我都已经好了，不需要这些大道理。"

季节忙放轻语气："好了好了，不想看就算了，但你可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别砸了我这个医生的招牌就行。"

晴绿隐住笑，乖乖地点头："好吧，你想要我怎样就怎样，一切听你这个大师太的。"

季节白眼一翻："算了算了，几日不见，你倒是长进不少，和公司里哪个油嘴滑舌的学来的。"

顾清初也来打趣："听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公司的白骨精都被新来的副总迷昏了头。你呢，有没有中招？"

晴绿闻言，做出一脸的苦难状："那个席川啊？我一看见便浑身不自在。"然后三言两语地把那个晚上的事情说了个大概。

季节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现在流行在办公室搞……不过倒是有情趣，哈哈。"

顾清初也是一笑，不过神情看去却是若有所思，带着淡淡的怅然与看不懂的情绪。

不知觉间，三人浅谈已久，准备离去。顾清初家就在晴绿的小公寓附近，便负责送她回去。季节么，早早就买了车，自是开车回家。这是三人小聚后一贯的做法，晴绿此时却突然感觉有些莫名的别扭与不对劲。季节虽然笑着告别，但神色隐隐有些苦涩。

晴绿又叹了口气，似乎是自己隔在中间，错开了他们。

与季节挥手作别后，顾清初将车朝公寓的方向开出一段距离，却又往十字路口的另一个方向驶去，他朝晴绿淡淡一笑："好久没去看依江了，陪我去看看吧。"

两人靠着江边大桥。

夜凉如水，晴绿打了个冷战，将卡其色风衣裹紧。顾清初脱下外衣，披上她的肩头，微微责备："知道冷了吧？千万别再感冒，到时候又照顾你，我可真的折腾不起了。"

晴绿想起去年夏天因为吹空调感冒，导致咳嗽不止。吃西药，打盐水，一个多月还是不见效，夜夜只闻咳嗽声。本来就睡不好，那么一闹，更是黑眼圈天天见了。

后来还是顾清初四处咨询，抓来了中药和一些土方子，天天熬好哄她吃下去才治愈的。结果晴绿是好了，还胖了几斤，倒是顾清初忙里忙外的，竟然瘦了七斤多。

要是往常，晴绿一定又会打趣说，你还得感激我给你免费减肥呢。可这次，她始终感觉心里有一股别扭。刚刚餐厅里，他和季节在一起的温馨的场景；交谈之间，季节脸红、伤感却无奈的神情；以及林小单揶揄的那句"你有你家的顾公子啊"，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

可是，她与这个半路出现，照顾了自己四年的男人，真的只是萍水相逢吗？

有时候，晴绿会问他："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而他总是笑着回答："因为我上辈子欠了你的钱，可这辈子还是没钱还，没办法，只好过来当苦力了。"

晴绿深深吸气，风中带来江边特有的湿气与腥味，让她的鼻子有些发酸，抬头望着顾清初，这个男人，一直对自己这么好。

那么池晴绿，你也不能阻挡他的幸福，是不是？

“清初，你都这把年纪了，也好给我找个大嫂啦。”晴绿笑着，玩笑似的说着。

“这把年纪？小丫头，我就比你大几岁啊。”顾清初眉目轻舒，却做出微恼的样子，倒也有些可爱。

“嘿嘿，男人三十而立，你也快了啊。再说，好女人一旦错过，就很难找了哦。我看季节就不错，人好又善良，而且看得出，她很喜欢你。”

顾清初不语，只是抬头望着江面，忽明忽暗的脸庞看着不真切。他回过头，看着晴绿清亮的眸子，眼中闪过几丝复杂与苦涩：“你真这么认为？”

晴绿怔然，良久，才低声道：“我不能让人都以为你和我在一起，也不能再耽误你了。”

顾清初并未接话，却反问道：“那你呢，忘得了吗？”

晴绿低下头，声线略有些哑：“清初，你知道的，我不是忘不了，只是，没什么勇气再去爱一个人了。”

顾清初微微一笑，揉了揉她的头发：“傻瓜，不要紧的，在你爱上一个人之前，我会一直陪着你。”

晴绿吸了吸鼻子，一阵温暖蔓延开来。这样宠溺的话语，能让人的心整个柔软下来，可是不行呢，清初。

素昧平生的你，无意间闯入我的生活，带给我那么多的阳光与温暖，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爸爸说，贪心的人总有一天会失去一切。

我过去已经因为贪心得到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次，我不能再贪心了，只要现在这样，便很好，不然总有一天，你也会离我而去。

晴绿隐下眼内即将湿润的雾气，转过身，对上了那双让人感觉温馨的双眸：“清初，我希望你能找一个人，相亲相爱地在一起。我，不想耽误了你，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很罪过，我不想当单身公害。”也不想让你离开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一秒，晴绿却被顾清初抱进了怀里，清冽的味道，让人莫名的安心。

“那么，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仿佛压抑了许久的感情，爆发出来却只是轻飘飘的雪花一般，吹在她的耳边，带着隐忍与不安。

晴绿有些不知所措，温暖的怀抱让她有些恍惚，却还是推开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怔怔地看着他，许久才生涩地吐出几个字：“对不起。”

清初啊，难道你不知道，爱情才是最不可靠的吗？

顾清初看着宽广的江面，黝黑得仿佛一头巨兽的血盆大口，吞噬着世间男女的悲欢离合，忽而笑道：“被我骗了吧，开玩笑，我可不要和一个小丫头在一起。”

这样的言语，晴绿知道自己应该配合的，用玩笑的口吻回一句“又耍我啊”，但今天没有。

这样的气氛所带来的心情，伪装不出什么情绪。

什么时候，身边出现了他这么一个人，无微不至，嘘寒问暖？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开始习惯，依赖，习以为常，毫无顾忌地索取，以至于迟钝到忽略了微妙的感情变质？

这却也是唯一不能给予的东西。对于爱情，晴绿有着近乎刻薄的洁癖与本能的恐惧。那些血淋淋的过去所带来的伤口，还会在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

所以，清初，你要知道，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和你在一起？我对你的依赖，只是趋于本能的安全感与信赖，那样的情感，不是爱情，如果在一起，只会也给你带来伤痛。

只有真的爱你，愿意和你执手一辈子的人，才配得上你。

许久之后，她终于回神，笑了笑：“我的礼物呢？出差前说要给我惊喜的。”

顾清初怔忪了片刻，江边的风吹乱了她的发，星星点点的萤火之光，那么美丽，却如同虚幻之光一般遥远，这样的她，只要能幸福，就可以了吧。

他笑道："哪能忘记，出来时候忘拿了，改天给你。"

他的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紧握着一个精致的四方小盒，小盒里是纯金的同心结，正静静躺着，还没送出去呢，就已失去机会了。

也罢，只要她高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才是幸福，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平凡的快乐，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着的荆棘与伤口，触碰不得，当某些东西已经凌驾于情感与爱之上时，只要那个人平安生活就够了。

周一，环信。

晴绿怎么也不会想到，顾清初竟然玩起了失踪。

上班时，同事阳扬告诉她，顾清初请了年假，说是去美国陪一个朋友玩，接下来的工作暂由他们俩接手。想到季节前些日子也说起要去美国进修一段日子，晴绿算是知道什么叫绝情了。叫你去泡妞，还真是走得干干脆脆。自作孽啊！

本来任公司财务总监的顾清初倒也时不时出差，一年只有半年时间在公司办公，但总会随时保持工作上的联络，而这次，竟然连手机都关了。一时间，晴绿和阳扬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忙得连屁股都没时间落凳，顾清初的内线一早上就没消停过。

"喂，请问顾总在吗？他的手机怎么关了？……什么，请假？那这边一笔单子谁负责？"

"顾……哦，池小姐，公司这个季度的税务报表让顾总过目好，拿过来审核下。"

"……那谁做上次公司那笔业务的亏损原因分析？"

晴绿焦头烂额，很多业务她根本就没经手，还好，大部分阳扬还能应付得过来。

终于有工夫喝口水了，匆忙外出处理事务的阳扬又来了个电话："差点忘记了，小池，席经理让你下午到他办公室谈下财务部的近况，你赶紧准备吧。"

避之不及的事情往往转瞬发生，晴绿立马振作精神。新官上任，谁知道这个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主，刚打好腹稿，就接到内线说是席川找。

晴绿也不是没和头头脑脑们打过交道，工作两年以来，跟着顾清初出去见过的大人物们也不在少数，可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席川，她就有些底气不足，上次就不小心坏了他的好事，总不会来点小鞋穿穿吧。

等到晴绿有条不紊地汇报完财务部的情况以及今年公司的一些税务、报表、大部分业务资金走向后，抬头一看，才发现席川半个身子斜靠在椅子里，眼睛闭着，一副假寐的神情，似乎早就进入了梦游的状态。敢情自己滔滔不绝了这么久，他压根就没在听。

晴绿也只敢腹诽几句，毕竟要靠人家才能拿钱吃饭的，于是就默默等着他发问。

几分钟过去了，他还是没什么反应，晴绿只好轻咳了两声："席经理，财务部最近的工作大致就是这样了，没什么其他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席川哦了一声，这才慢慢坐直身体，一双眼睛毫不顾忌地打量着她："一直听说，有顾清初的财务部就绝对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看来的确如此了，连手下也这么能干。"

"席经理过奖了，我们公司人才济济。"晴绿谦虚道，连嘉许听起来也这么别扭。

"进公司前你就是顾清初的旧识？是他推荐你进来的？"

晴绿一愣，随即接道："是这样的，顾清初和我大学时的教授认识，我毕业那年，他刚好代表公司回母校招聘应届生，考核后就推荐了我。"

公司有个内部推荐的渠道，不少同事都是内部人推荐或挖过来的，因此熟人共事很正常。

“那么，作为上司，关心下属平时的生活也不算八卦吧？”没头没脑的一句，席川似笑非笑，不等晴绿说话继续道，“你和顾清初只限于朋友这层关系？”

第二章

一般说来，上司不会无缘无故和你聊家常，尤其作为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员工。或者他希望从你那儿知道些什么消息，或者是他对你有些其他意思，再不然，就是他实在是无聊得可以。

但晴绿知道，这个席川，绝不会是个无聊的人。公司的规模庞大，职员之间恋爱也很正常，有时候男女比例差别很大的部门间还搞联谊，但是，两人若处的位置比较敏感，比如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是直接和钱打交道的财务部，那席川的过问也不算奇怪了。原来是说这个事情啊，怪不得美其名曰为“汇报情况”。

晴绿沉默片刻，坦然道：“我和顾清初只是朋友，又认识得早，关系相对来说比较要好。”

席川并不言语，只是看着她，微微点下头，大约过了几秒钟，却又忽然开口：“公事谈完了，下班时间……也过了，听说我们公司附近有不少美食，你该比较熟悉的，就挑个地方带我去尝尝吧。”语气平淡，仿佛两人熟识已久，水到渠成般自然。

晴绿微微一怔，这个席川，还真是说一就二。她想了想，尽量让言辞显得诚恳：“真是不巧，席总，有个朋友正好乔迁，要过去呢。”晴绿努力装出一脸老实恳切十分遗憾的模样，微有些不自然地眨眼。这是她的习惯，一说谎，就要眨眼。

“哦？”席川不经意地挑了挑眉，又瞟了她一眼，神色淡淡的，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明日吧，若明天还有事就后天，池小姐总该有空闲的时候吧。”

拒绝一次，通透些的上司也就顺水推舟下台了，但席川这样坚持，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便太不懂人情了。晴绿心底是明白的，便不再推脱，不就吃顿饭么。

说实话，主要是那晚的春意旖旎在她脑海挥之不去，对这位席川先生有了先入为主的别扭，但总归是与自己无关，也没什么大不了。

“既然席总这么说，那我有事也得先搁一边啊，我与朋友打个招呼晚些过去。”她停顿片刻，微微思忖，“只不过，个人口味不同，若我挑的地方席总不甚满意，可千万别介意。”

“请你吃饭，自然要听你的。”席川亦是笑着说，顺手将案上的资料推到一边，起身准备出去。

晴绿面上不动声色，心底却暗自琢磨起来：一身西装、看似冷漠的席川应该是红酒刀叉、提琴西餐那般的优雅，和热气腾腾、大众十足的火锅实在不怎么搭调，那就点个最辣的火锅吃上一回，他便也该知道了，我可不是个很好的美食家。

不过她没料到，原来经理办公室还有衣柜之类的东西，公司楼下一身休闲的席川看着目瞪口呆的池晴绿促狭地笑了笑，一脸悠然惬意。

夜幕沉沉，灯火璀璨，星星点点的灯光为横行在高架上的四轮金属和森然耸立的高楼以及钢筋水泥的城市稍稍添了几许暖意。

城市的夜，灯红酒绿，永不寂寞，黑暗抚慰了人们白日的失意与寂寥，远离繁杂的琐事，一层夜幕，似乎给人们披上了另一层皮囊，可以恣意，无须掩饰。

银灰色的宾利内，除去几个简单大方的靠枕和一瓶写满法语的香水，便再没有多余的饰物，和主人的性情大约相差无几。车内弥漫着薄荷烟草混合淡淡香水的气味，不同于顾清初青草般的清冽熟悉，是一种陌生的有些侵略意味的异性气息。晴绿竟一时有些拘束无措，已经好久没单独和一个陌生男人如此靠近了。

晴绿不自觉地往右偏了偏，看向旁侧的男人，方向盘上的手很是修长，指节分明，正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方向盘。席川剪着一个简洁有力的刺猬头，根根头发骄傲而张扬，眉毛锋利，眼神淡漠，笑意很浅，仿佛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点缀，鼻梁挺拔，下巴瘦削，有着一张轮廓鲜明且英俊逼人的脸。

似是觉察到了她目光的停留，席川淡淡地看了她一眼，目光带着询问意味。车厢内响起了悠扬的英文歌曲，磁性且充满张力，让人心神放松。

“近看之下，席总果然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晴绿开起了玩笑，试图缓解自己心里的紧张。

席川淡淡一笑，眼中慢慢浮现一抹揶揄之色，忽然问道：“那么，比之顾清初如何？”

晴绿一愣，一时不知其用意何在，许久才吐出一句：“各有千秋……吧。”

火锅店内，晴绿一脸谦和：“席总不会吃辣吧？”

席川微微一笑，有些挑衅道：“会，而且肯定胜你一筹。”

在美国那么久，能厉害到哪里去？晴绿心想，遂吩咐服务员，点了个镇店之宝——最辣的重庆麻辣火锅。

不过一刻钟，晴绿便气馁，没想到席川吃辣的功夫竟真比自己强悍不少，吃得有滋有味不说，吃相也不见有丝毫的狼狈。倒是自己，之前一段日子都没碰过辣，还真有些吃不消，以至于连连喝水，只觉得舌头打结，是不是自己的都不晓得了。

她拍了拍有些麻木的腮帮子，心里到底有些好奇：“席总吃起辣来，倒真是不含糊。”

席川微微一愣，良久才怔然说了句：“和一个朋友……学的，今天你还真算是带对了地方。”言语间带着几分淡淡的惆怅。

晴绿见此，也不多说，细长的眼微眯起，倒也没了平日给人的那股疏离感，亲切许多。她小口小口喝着水，目光透过窗外，也不知看着些什么。

两人一时无话，各自默默想着心事。

吃得差不多时，席川神色恢复如常，他放下手中的筷子，问了句：“顾总监似乎对你很不一般。”

晴绿有些疑惑，不知他怎的对清初如此在意，迟疑下，却也点点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